

22 士林官邸 保护与隐蔽性一流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士林官邸并非蒋介石的行馆，而是他在台25年的正式居所。

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，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挑选了八处地点，供蒋介石选择作为官邸，最后蒋介石拍板，三面环山位于芝山岩南方的士林官邸脱颖而出。

官邸用地的前身是创立于1908年的士林园艺试验分所，原属台湾总督府园艺用地，据说日本人在此引种柑橘。1949年台湾省政府（东南长官公署）在此兴建七栋外宾招待所。蒋介石择定此地为官邸后开始动工兴建，1950年士林官邸完工。

据当时蒋介石的幕僚周宏涛回忆，由于担心蒋宋夫妇迁入新邸会引起外界批评，他与曹圣芬、夏功权、俞济时等蒋介石身边的年轻干部共同劝说蒋介石暂勿迁居，宋美龄也当面答应了，但蒋介石还是在1950年5月间正式搬入官邸，从此士林官邸便成为军机要地。

士林官邸虽然有大片的园艺用地，其布局却仍维持俭朴风格；其核心建筑最内侧是蒋宋两人居住的二层楼正房。驻守侍卫说，最初见到行馆觉得只有一片森林、几栋平房和一个大烟囱，丝毫没有深宫大院、富丽堂皇的感觉；正房大门朝北偏东，左前方有官邸招待所，是款待贵宾的地方。花园建有鱼池、假山、凉亭，中央设有升旗台，经常升着青天白日旗。

由于往来官邸之人均属外国政要，因此官邸的保护与隐蔽性也是一流的，5个对外出入口均设有岗哨，建材不但是当时少见的RC钢骨结构，还有宪兵把守交通要道。为预防突击和空袭，正房、侍卫房的墙面都粉刷为灰绿色，与周围环境协调，甚至装甲部队与宪兵

营也曾在此驻守。

士林官邸虽未如传言有通道可到松山机场紧急撤离，却有可抵抗核爆的山区隧道，园艺管理所可以用来紧急避难，办公、休闲设施一应俱全，以避免被临时攻击。至于花园附近的一条大水沟，则是当年湖口兵变后，担心装甲车进占官邸才临时抢挖的，后来都拉上了电网。

在“冷战”的局势下，蒋介石主导的“国民政府”，依旧维持相当数量的外交关系与互动，与美方接触更是密切。因此作为“总统官邸”的士林官邸曾风光耀眼，如遇蒋宋寿诞或新任“大使”来台履新等，会客厅均贵宾云集。包括伊朗国王巴列维、约旦国王侯赛因·伊本·塔拉勒、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庭艳，都曾到士林官邸正式拜会蒋介石。

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、尼克松、约翰逊等政军要员都曾光临官邸，与蒋介石沟通有关美国的战略或重大政策。美国总统里根在担任加州州长时，也曾来台湾地区访问，并在士林官邸受到蒋宋的热烈欢迎。其他要员如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务卿杜勒斯、肯尼迪时期国务卿鲁克斯、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、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人，也曾在名为“贵宾馆”的官邸招待所留宿。

曾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雷德福，是蒋宋两人的好友，于1953年准备返美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前，还曾住在名为“贵宾馆”的官邸招待所，与蒋介石多次详谈。

此外，考虑到宋美龄与外宾的基督教信仰，官邸内还设有教堂凯歌堂，凯歌堂是蒋家周日弥撒聚会的私人礼拜堂，名称系延续南京官邸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兴建的凯歌堂之称，占地220平方米。牧师陈维屏、周联华曾在此讲道，不但蒋家三代都在凯歌堂受洗，蒋经国之子蒋孝勇、蒋纬国之子蒋孝刚也在此举行结婚仪式。

蒋宋两人平日也时常邀请其他人一同做礼拜，包括张群夫妇、何应钦夫妇、彭孟緝夫妇、黎玉玺夫妇、俞鸿钧、王宠惠、洪兰友、辜振甫的家人等。

凯歌堂仅有60个座位，前排四张贵宾所坐沙发背部加装了防弹钢板，蒋介石与宋美龄固定坐在右边，蒋经国与蒋方良坐在后方一排；蒋介石除非有疾病或行程有冲突，一般情况下都来做礼拜。蒋经国因为公务繁忙，较少到凯歌堂，倒是蒋孝勇、蒋孝武与蒋纬国时常来做礼拜。做完礼拜后，蒋宋常同车离去，有时也会约宾客到官邸举行午宴。遭到蒋介石软禁的少帅张学良，由于晚年与赵四小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，因此也常与宋美龄一起到教堂做礼拜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 永刚 方旭 著）

34 终于回家了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我是在睡梦中被沂川叫醒的。他让我洗个澡提提神，故意把水弄凉，可是我坐在澡盆里又睡着了。

我带了3个旅行包，外加一个书包。沂川说，出门在外包越少越好。他把其中3个包的东西全拿出来，放到他出差常用的大箱子里。我在箱子里装了烤鸭、咸水鸭、牛肉干、鱼片、咸水花生、新书包和文具，这些都是我弟弟喜欢的东西。药和羊毛衫是送给我爸爸的。果脯、果干和糖果，是送亲戚朋友的。

我带着崇敬的目光看着沂川替我收拾箱子，分门归类，摆放妥当。

“哦，谢谢你替我收拾行李，我得再睡一会儿。”我靠在沙发上打盹。

“不能睡了，马上要走了。”

“就10分钟，行不？”

他想了想，无奈地看着我：“睡吧。早知你这么困，我就该买明后天的机票。”

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出了龙泽花园，在沂川的车上我又睡着了，到了机场，他再次叫醒我：“小秋，一上飞机，什么也不管，倒头就睡，到了会有人叫醒你。”

“哦。”我打了一个哈欠，“沂川，给我买杯咖啡吧，我困。”

“别喝咖啡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就是没睡够，喝什么也没用。”

“真是的，以前也不是没熬过夜……”

迷迷糊糊中，我不记得我跟他说了些什么话，怎么跟他告的别。总之，我进了机舱找到座位，第一件事就是系上安全扣，然后拉上毯子。

我第一次坐飞机，坐的是头等舱。可惜我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对环境不敏感，无论条件好与差，对我来说都差不多。机舱里有很宽大的椅子，可以睡觉。

我的座位旁边坐的是一位中年大叔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。

“小姐，第一次坐飞机吧？”他跟我搭讪。

“嗯。”我很热情，可是我很困。

“一个人啊？”他又问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等会儿吃中餐的时候，会有哈根达斯，别忘了向空姐要哦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大叔。”

这时飞机起飞了，我连忙戴上眼罩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大叔告诉我，还有5分钟就要到昆明了，其间，我错过了很多美食。

大叔说，他和空姐曾努力地想叫醒我，都没成功。现在飞机正在降落，不过，大叔请空姐替我把中餐打了个包，他选了凉菜和点心，这样我下了飞机也可以吃。

我对他谢了又谢。下了飞机，取了行李，我坐上机场的大巴直奔长途汽车站，又坐了3个半小时的汽车，终于回家了。

我弟弟小冬上高中，他也放假了。见到我他说：“姐，你可回来了！爸爸做的饭难吃死了！”

“爸爸呢？”我问。

“改卷子去了。说是5点钟回来，回来换煤气。”

“你呀，老大小了，爸爸有病，你还让他换煤气？”我踢了他一脚。

“我说我去换他不让，说我年纪轻轻怕闪了腰。”

“爸爸不是不在家吗？”我去搬煤气罐，“这样吧，我去换。”

“你是女人，腰更闪不得。”小冬冲过来夺过气罐，眨眼工夫就骑车不见了。

我赶紧换衣服，换鞋，提着菜篮子去买菜。

我买完了菜，到一个小卖部去打长途。回到家后我就发现，我的手机一直在寻找信号，很快电池就没电了。我换了一块电池，还是找不到信号，就把手机扔到包里，出来找地方打长途。我拨沂川的手机。

“沂川，我到了！”

“是吗？挺快的嘛。”他在那头说。

“你还在北京吗？”

“我在厦门，我比你先到。”

“沂川，谢谢你替我买机票，还有收拾行李……我都谢不过来了。”

“别客气，你的手机能用吗？”

“不能，找不到信号。我是在小卖部里给你打电话呢。”

“贵吗？”

“挺贵的。我不多说了。”

“等等。”他说，“我在行李箱内的一个口袋里给你放了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0907。我知道你不肯要我的钱，卡里钱不多，只是以防万一的。”

“不不不，真的，我不需要！”

“小秋，听话。”

“嗯。”我的嗓音有些哽咽，“我想你。”

“我也想你。”

“为什么密码是0907，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我的生日。还记不记得，那天你泼了我一身咖啡？”

（摘自《沂川往事》 施定柔 著）